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黎齋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初喬齡

主事

臣

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石鴻漸

謄錄監生

臣

段文新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集卷十二

宋 袁燮 撰

行狀

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崇仁縣
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累贈太保

羅公行狀

案累贈上原本有致仕二字攷本傳
點雇從齋官得疾卒此文後云還私

第三日葬無致仕

事應屬衍文今刪

曾祖諱起贈太子太保妣陳氏贈文安郡夫人
祖諱琢贈太子太傅妣鄧氏贈蘄春郡夫人

考諱朝俊贈太子太師母繆氏封永寧郡夫人
公諱黥字春伯姓羅氏羅本熊姓顯帝之裔也春秋時
為小國能抗彊楚左氏傳紀之立國之地即今襄陽之
宜城後徙南郡之枝江子孫不忘厥初因以國為氏自
秦漢至唐雖時見于史策然罕有功業宏大名位顯榮
者故莫詳其世系五季時公之先世實居江西之豫章

我宋之興徙于撫之崇仁厥居高垵族黨寢繁大父太傅又徙于高垵之五星源遂占籍焉公天資穎悟八九歲時能援筆屬辭及長志向卓犖念其家世修儒業而門戶未振思所以大興起之擺脫凡陋刻意講學結交英俊每以追躡前修自勵兩貢于鄉淳熙三年

案三年原本誤

二年今據宋史本傳改正

進士甲科時孝宗皇帝以俗儒少實頗有

厭薄公對策曰臣聞儒者之道與天地相為終始與古今相為表裏與風俗相為盛衰與治亂相為升降昔者

天地之始民生其間混然無別聖人者作為之正君臣以相接為之篤父子以相愛夫婦則相賓貴賤則相資上下則相維儒者之道已默行于其間矣至今賴之以安以佚以生以息而不為匪僻邪暴者誰實使之故曰與天地相為終始聖人猶慮後世之無傳也書之簡編示之標準如是而安治如是而危亂可以為師可以為戒後人得以按籍而求隨索而獲故曰與古今相為表裏夫風俗之美非自美也常自仁義始風俗之惡非自

惡也常自功利始儒者之道必尚仁義必緩功利仁義之效遲功利之效速人情厭遲而喜速所以舍彼而取此然久而後成者又不可以遽壞旦暮可獲者不足以久安故曰與風俗相為盛衰夫儒者之道非必廣學校增生徒也畏天修己任賢愛民恭儉樂諫不自用不變古此用儒之實也如是者必治儒道之不用非必擯斥士類毀廢經籍也忽天自怠棄賢虐民恣玩好惡諫臣自恃其聰明輕變其成法此不用儒之實也如是者必

亂故曰與治亂相為升降昔漢高帝不喜詩書輕毀儒
生而遇子房四皓也良厚惟恐赤松之志一動而採芝
藥不改此所謂務實也患莫甚于名是而實非人主當
求其真不可惑于似如穀粟之必可以養生如藥之必
可以伐病是真賢也言之若可聽而用之則罔功是腐
儒也惟真賢是用而毋以腐儒參之則治具畢張矣其
大指如此天子覽而嘉之擢為第二時年二十六調定
江軍節度推官趙忠定公將漕江西公往見之相與語

因及獄事云部內有訴貪殘者令某官鞫之而屬之曰
得其情則與則薦公曰斯人之罪已知之否曰未也公
曰真偽未可知而以利誘之是示之已意而欲鍛鍊其
罪也無乃不可乎趙公悚然曰微君言吾慮不及此建
安游君九江魁傑士也時為九江錄參一見契合相與
為莫逆之友丁太師公憂服除除太學博士十年二月
召試館職其鯁切之語有曰國無盡心瘁力之臣則事
不濟今皆悅夫背公營私者矣國無危言極論之臣則

德不進今皆悅夫偷合苟容者矣國無仗節死義之臣
則勢不彊今皆悅夫全身遠害者矣夫用人之患有七
授之非宜進之太拘責之太備待之太輕任之不專辨
之不明保之不力皆非用人之道善用者必反諸身
溺晏安欲速成任喜怒疎忠良私好樂有一于此皆為
害政為人主者戒之謹之奏御天子不以為忤甚稱弊
焉拜秘書省正字六月遷校書郎尋兼國史院編修官
天旱詔求直言公上封事曰臣聞天下將治必有萌象

將亂亦然聽其議論則正直是與柔佞是惡觀其朝廷則大臣任責而不自疑小臣盡情而無所隱治之象也聽其議論則訕侮正言仇讎正士觀其朝廷則大臣持祿而不敢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盡言亂之象也祖宗立國以來言兵不如前代之彊言財不如前代之富惟有開廣言路涵養士氣人物議論足以折姦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則非前代所及崇觀而後此道寢衰假紹述之名而賢人盡逐設朋邪之禁而諫者有刑創豐

亨豫大享上之說而姦諛日甚馴致靖康禍不勝酷今
陛下訪天下之事非不至求天下之言非不切曩之竊
弄威福者既赫然逐之矣而羣下猶畏縮苟且以言為
戒或者今時議論凡陋驅之使然無所可否則曰得體
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
已獨清則曰立異此豈陛下所望于臣子者哉今欲大
有為于天下破此凡陋而後可夫天理人事感應甚明
自旱暵為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

求謹言則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
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誠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置
籍禁中時時省閱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宏謀
偉論從容召見以質其言以觀其才而揣意迎合者必
斥治之萌象日長亂之萌象日消矣十一年五月面對
言臣聞虛誕之風勝則紛擾而生事偷惰之習成則頽
靡而廢事陛下初載急于事功小人乘時以才自進久
之皆以虛誕紛然擾敗聖意厭之由是韜晦斂縮日趨

偷情頽靡之域其失等爾臣願陛下復振起之大而達于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小而熟一方之利害精一事之本末莫不簡記選擇以備任使始之議論必如趙充國之陳邊事往復再三叩竭其蘊終之施行必如劉晏之主邦計遲久以須其成假借以重其任則無不詳之事理亦無不盡之材力矣十二年二月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凡所開陳必以正理講論經義日昃始退蓋嘗未午而國公欲入公止之乃觀書不輟至

晡時可以入矣故不入左右以為請公曰國公務學正爾得趣奈何促之顧使令輩取被以入吾將宿此左右曰是間豈託宿之地耶國公遜辭懇之公然後退五月皇孫進封平陽郡王仍以公兼教授采摭古人行事明白易曉可為勸戒者合為一書名鑑古錄蓋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之義日講一事恭淑之始作配也公以為道之造端于是乎在而自古論修身齊家者惟大易家人一卦最為彰明較著乃取先正司馬公所書發揮其義

以為端本正始之助六月除著作郎上知公既深將不
次用之然欲觀其民庸乃以為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
時十有三年正月也陞辭之日進言自古大有為之君
必有同心同德之臣陛下宵旰求治二紀于茲未有攸
濟向者喁喁跂須機會之念顧計本根之慮矣人人上
決于淵衷物物取裁于睿斷君勞而臣逸雖有大志不
得達于天下甚可惜也臣願陛下于股肱心膂之地更
留聖慮精攷察于先篤倚信于後明白洞達毋存形迹

而後與之進退人才圖畫治道為之一日則有一日之
效為之一歲則有一歲之效矣先是崑山華亭之間有
澱山湖洩諸水道戚里豪強之家占以為田水由是壅
公既領庾司有訴其事者察得其實奏請開之且為圖
以進天子親覽亟從公言貴勢無敢沮撓百姓勇于赴
功不日而畢乃刻石具述其事以防他日築塞之患民
甚便之常州無錫縣財賦舊額五萬九百貫而每歲所
入止三萬九千貫以耗剩補之僅能充數而羣將意未

足也別委一官受輸于縣令無得與知縣事陳世修之
之官也謁公吳門訪以為邑規模對曰財用誠今日之
急務要以恩信為本恩信既洽不憂不辦必欲如今之
俗吏所為有去而已公察其持心之近厚也意甚嘉之
世修既至毗陵固請催科仍舊貫守不許度不可為不
就職而遽去公與提刑王尚之奏稱其賢乞復以一邑
畀之平江守王公希呂罷酒官程師禮怨希呂之嘗督
過也當官吏餞別之日攘臂詬之公奏陛下進退羣臣

自有典章師禮敢然殆非所以令衆見也陵夷之風漸
不可長乞黜之以正名分從之安定胡先生講道吳興
一時賢俊學焉者甚衆既歿人尊敬之不衰郡太守每
以季春設祭其墓久而寢廢公以事關風教檄舉行之
十四年四月兼權平江府久旱祈雨惟祀典所載加敬
天慶觀有何蓑衣者挾妖術以誑俗異時為郡者神之
每祈雨罷必就見焉公獨不往何愠其不已謁也以杖
擊僚吏之車厲聲辱之公亦不顧俄隨車驟雨邦人大

悅時浙右諸郡多闕雨公豫為之備奏所領八州略計
常平米不過三十四萬石宜及今米價未至騰踊廣糴
以益之幸而歲豐不妨為他日用若其饑饉貧民知官
司有備可無轉徙七月詔給度牒六十鹽官海鹽二縣
被旱尤酷乞住催三等以下夏稅和買役錢及往年宿
負從之華亭河流斷絕邑宰劉璧相視青龍江可通潮
而堙廢已久集丁夫給官米不越五日濬七十餘里潮
達縣市又濬河東六十里水及州城當旱涸之時有浸

灌之益表薦于朝公誠心救菑凡可以活民命者知無
不為而其大要則以寬賦得人為急其言曰水旱之來
緣事而應民和則為豐年不和則為凶歲今歲之旱民
氣不和之所致也州縣有無所從出之虛額斯民有不
勝其擾之誅求往時歲額本非若是多也惟言利之臣
不恤國體陰自增益或獻羨餘遂為定數民力愈困通
欠愈多徒挂簿書實難催理乞詔帥守監司公心參攷
蠲減所增立為中制又言六月間海鹽流移甚衆自聞

住催官物漸還故里蓋民之流移未必盡因闕食亦緣所收微薄舉目荒涼又慮刈獲之後官私逋負交相催逼所以輕去鄉井檢放之令誠不可緩時平江既除郡守而未上公言救荒一事州縣多不介意奉行減裂臣不躬親巡歷督責官吏無以上寬憂顧請以府事委提刑兼領而臣得以驅馳原隰許之故禮部黃尚書度時宰嘉興中書陳舍人希點為平江觀察推官杜君申劉君允濟諸葛君千能皆一時僚吏有志于民者咸委用

之且薦達焉海鹽宰鄭偉心不在民崇德宰王迪簡勸
分無術皆奏罷之聞海鹽丞陳祖永長興丞黃庸之賢
則請以祖永攝海鹽庸攝崇德淑慝區分以故人爭自
奮公以忠誠自結主知拯救艱阨繫公是賴而將漕者
從旁撓之公欲裕民漕欲裕財趨向殊塗鑿枘不相入
久之漕護使客歸言于上臣舟行運渠兩岸禾稼雲委
不可謂荒此特常平司所委官屬張大其事以希賞爾
獨不思渠能載舟灌溉所及稼安得不茂稍遠則苗槁

矣賴天子仁聖不信其言而信公愈篤故公益得以盡其力慮遠鄉之恩惠不及也分列諸場或近或遠雖窮僻之處無不受賜慮民力之不可過勞也勸分所得糶不出鄉毋使運于他處慮官司之耳目不能盡察也選用鄉豪能任事者理為充役歲月以酬其勞富人不恤窮民增價閉糴者必懲其罪姦民名為貸糧重擾巨室者亦寘諸法異時輶車巡歷吏卒紛然所至為惠公則不然從行不過數人筆吏輿夫假諸所詣或徒步十餘

里訪求民瘼人不知其為部使者也有請于朝勤勤懇懇足以感動故所欲無不從分委官屬置歷議事筆而緘之故其情無不達事且竣矣餘米尚多普濟者三民主不疑其濫而公亦自信不疑宜其德澤洋溢入人之深十五年二月召赴行在天子見公喜甚勞之曰一路饑民並無流移米價不長皆卿力也公惶恐稱謝歸美于上且言陛下矜憫黎庶從臣所請住催官物臣即躬行隴畝布宣德意無不感泣甚大惠也而臣竊慮有司

一旦督三年之賦如久病新起遽使負重何以堪之欲望聖慈捐此微利不然均諸三年以漸隨納亦足以少寬臣承攝吳門之日交割王希呂任內緡錢四十六萬而臣增為五十二萬以是知住催官物無損公家之利而足以繫斯民之心上皆然之除戶部員外郎五月兼太子侍講公之使浙右也聞上以高宗升遐服喪三年而委皇太子參決庶務內而寺監丞外而郡守以下皆得專決奏疏云臣聞教子以事當以其漸凡除授許專

決者欲皇太子具名密奏陛下亦密加可否審定而後
行俟其進退人才熟悉愜當則盡委之至是又言陛下
明燭四海慮周萬務高出羣臣之表今而啓佑後人則
制行當不以己堯舜禹授受之際曰允執厥中而已此
聖人理天下之常道也陛下相傳之要其在茲乎十月
遷起居舍人避祖諱改太常少卿兼侍立官直前奏事
曰臣聞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衆正進而後羣枉消羣枉
消而後國是定國是定而後太平之基立自古聖明之

君廣儲人才扶植善類使陰邪小人無間可入豈直為一時計哉今惡直醜正之徒私立名字陰阻善良稍相汲引者指為朋黨稍欲立事者目為邀功而獨以循默謹畏者為時才此陛下好賢之美意所以猶未白于天下也願明詔大臣公心求才毋惑于邪說十六年正月又言臣聞石虎之歿晉朝咸謂中原可復褚裒進營北方蔡謨獨為朝廷憂之既而果有伐陂之困苻堅南牧衆心危懼桓沖深以根本為憂謝安夷然鎮之以靜既

而果有肥水之捷此二臣者可謂深于謀國矣使吾德政修明將相得人足兵足食根深本固敵雖盛強其若我何如若不然敵雖衰微未可喜也今金主已歿士大夫之論或謂後嗣誕逸嘗侮厥祖謂之不武自今以往疆場之事多或曰敵啓爭端必將有釁鄰國多難本朝之福也臣以為不然夫因敵盛衰為我喜懼國勢亦可闕矣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臣懼在廷之臣勇怯不得其當故願以古人之精識遠

慮為公朝誦言之二月光宗即位遷中書舍人進言臣聞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自古人君未有不定規模于始而能成事功于其後也陛下有願治之誠有克勤之德立志無慮不堅行之無慮不力所慮者始基或未審爾願詔大臣悉心講畫今日天下之事其綱要如何其凡目如何其施行之次第又如何條列以上陛下先隱之聖心而以其章下之侍從臺諫天下之百

執事反復其說裁之至當按為國論守而行之始雖太
詳終不愆素遲之五年而明效可覩矣上嘗訪公可為
臺諫者公稱葉適吳鑑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
崇之沈清臣此八人者皆有學識氣節通世務知國體
不肯阿附苟合當今之選也被命使金夙有脾疾春夏
間每作輒甚太夫人及子弟皆憂之公曰君命至重豈
可為身謀哉先是遣使非有大故止以卿監為之上初
登位故重其選公知金主喪服未除必阻我使副所服

金帶豫以告掌儀者使答之曰此行也告登寶位宜以吉服將事既及境逆勞者果以為言如公所教折之不可公使謂之曰兩國通和已久豈可因此小節傷大體乎必欲易帶有死而已不敢從也持之甚堅金不能奪伴使有犯御嫌名者公以交際不便申諭之俟其更名始聽傳銜焉至河北金以告登位使不應加寶字屢以語相恐官屬失色公怡然曰我輩銜命而來以義為主頭可斷君命不可辱也及廷見授以國書金無語既辭

復所寓館俄有宣徽使李盤者傳言信使此來國書稱
寶字有傷國體回曰宜奏言訖亟去公厲聲答曰聖人
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斷不敢奏聞者皆
悚蓋彼所遣止云報諭而此稱寶位恥不我若不欲深
較又不可不言故略及之翼日啓行公豫戒馬卒我與
館伴語訖即可分馬及並轡而行正色謂之曰此來將
禮為報皇帝登寶位自初達名銜以至見辭曾不我疑
乃于臨別忽以寶字為嫌不知何物臣僚輒發此論豈

不知聖人之大寶曰位凡一官一職皆可以言位至尊
豈得無別事理甚明不敢歸奏遂分馬伴使愕然不知
所對人皆服公彊毅有守如此天子深器重之嘗謂公
舊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公遂上疏曰
自古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臣嘗疑之深思其
故蓋君子之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
必正論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
之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

也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
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
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照臨而隄防之
又言皇子嘉王春秋寢長已踰弱冠此乃親近師友進
德修業不可稍緩之時而官屬未備止于贊讀直講二
員進見有時未有藏修游息之益皇支國本所繫非輕
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常在左右又曰兩淮荆
襄昔號多士楚漢之起一時共功多淮楚之人光武奮

于南陽二十八將大抵出于襄鄧宛葉至今風俗勁悍不能俯首程度以科舉進往往隱于屠沽伏于田野不錄用之其肯甘心與草木俱腐乎宜詔監司帥守多為搜訪擇其尤者猝然召見驟加褒進必將振勵奮發而人才愈出矣又曰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人皆言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底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游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籍籍于衆多之口矣

疆讎對境窺伺間隙百姓嗟怨姦回生心此聲豈可出
哉國家財賦無承平所入之半而用度無節過政宣奢
汰之日民力至此其困極矣若復悠悠悔將無及惟陛
下深慮之紹熙元年三月公力求去上不許殿中侍御
史劉光祖改太府少卿公言光祖天資剛介謀身之計
雖疎報國之心甚切未聞他過忽此改除中外相傳皆
所未喻乞俾居舊職以昭陛下之德七月拜吏部侍郎
極言內降之弊救其流不若窒其源今有司雖許執奏

而干求未有明禁則已求而復卻既卻而復求求者多則言者有時而瀆言者瀆則聽者有時而厭下瀆而上厭則名器有時而輕紀綱有時而紊矣昔仁宗皇帝有詔約束並許執奏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夫仁宗聖德恢洪與天同大然于內降之弊杜其本原如此此陛下之家法也兼修玉牒官十二月兼權刑部侍郎二年二月大雨震電繼以大雪公言天人之道各以類應天道有陰有陽人道有邪有正為君子為公朝凡出于正

者皆陽類也為小人為後宮凡出于邪者皆陰類也邪不可使勝正陰不可使勝陽今陽春方動雷始發聲而陰邪乘之大雪繼作陽欲發而不遂陰宜伏而反縱求之天道則為陰勝陽驗之人事無乃邪勝正乎臣願陛下講切古道勵精為治常使邪不得干正陰不得勝陽則戾氣日消而聖德日起奏仁宗嘗命楊惟德等撰集景祐乾象新書凡有災異推其所自以類相從記晉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大雨震電庚午大雪後來之應亦

甚明白仁宗為之製序藏諸秘閣願陛下取而閱之上
從公言亟索此書以進翼日遂詔侍從以下極言闕失
公奏陳五事一曰務學問二曰肅宮禁三曰明黜陟四
曰察左右五曰除國諱臣聞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
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易移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
未有不資學問而能識治亂之原明善惡之歸辨邪正
之分者陛下盛德至行天稟甚厚而猶有宴游嗜好便
嬖聲色之娛蓋未得所謂真樂者以勝之爾自古賢君

閒暇之時未嘗廢學講求古今得失之理所以杜絕淫
佚匪僻之好陛下誠能于退朝之隙日御經史以蓄其
德日接賢俊以究其義造次不忘精一不雜運天下于
掌中將無難者豈非天下之真樂哉雖然此人主之利
而非左右之利也惟剛健力行乃克有濟仇士良告老
之言情態具見可不深念乎臣聞鈞陳九重華蓋萬乘
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闌入則有罪誤至則伏誅所以防
未然限中外也今宮庭之間出入無度竊弄威福並緣

為姦陛下用一人則指為某人之功去一人則指為某
人之力惟箔游宴外無不傳譏謗之語籍籍于道豈可
不求其故哉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臣願陛下
沖虛澹泊勤勞恭儉謹宮闈之禁嚴中外之別政事悉
謀之外庭咨訪不及于左右則謗議不作矣易曰閑有
家悔亡可不深念乎臣聞進人而不明其所以進則開
請託之門退人而不著其所以退則來讒賊之口近者
大小之臣紛紜去國遠近疑駭不知其罪而宰執不敢

問臺諫不敢言至于節鉞之除出于御前直降雖臺諫
攻之而不勝卒至于宣諭而後止夫人主所恃以共天
下之事者宰執也宰執有所不及所恃以維持紀綱者
給舍臺諫也御筆處分祖宗所無今紛焉四出不由進
擬則宰執之職可廢矣不經鸞臺鳳閣何名為敕今而
直降則給舍之職可廢矣陳善閉邪獻可替否者臺諫
之任也事有未審可以宣諭而勿言則臺諫之職可廢
矣孤立無援者去之如卷席交通附麗者攻之如拔山

自此言路之臣不過覘喜愠以自結順風旨以納交賢者日退小人日進而陛下之勢孤矣傳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可不深念乎臣聞自古興隸小臣未有久任事而不壞其國亦未有壞其國而不及其家與身者費無極趙高江充息夫躬劉隗刁協朱异趙嚴之流家國俱禍覆轍可鑒彼其初豈故欲至此耶人主以情褻易親與之謀謨帷幄而此曹以興隸小智居之不疑君有問焉則曰安于泰山而懼君子之繩已則盡力擠之君子去

矣國將危亂又懼其得罪且死于是乎續君之耳使之
無聞此禍之所由作也今左右近習雖不敢撓政而簪
履微臣猶出入宮掖道途之語至謂宰執之拜罷臺諫
之進退將帥之廢置章疏之可否非其人不決往來之
間蹤蹟秘密使人主受謗中外切齒亦豈門戶之福哉
昔英宗一召見王廣淵周孟陽賈黯極諫以為示天下
不廣可不深念乎臣聞古者帝王無所諱忌即位之始
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拂心之論日陳于前

而天下治安享國長久後世忌諱之多無若秦隋而所
諱之事卒皆自蹈之今天下之所恃者陛下虛懷聽納
下情得達爾然自一二小官以言語斥逐而忠謹路塞
循默成風至于近者求言之詔朝下而上書之士夕斥
傳之四方誰不駭異祖宗崇獎忠直惟恐不聞草茅危
言未嘗加罪惟崇寧之末以星變求言既而消伏則以
應詔直言之士附于黨籍而治亂自此分矣可不深念
乎臣愚不識忌諱僭言乘輿以及宮禁抵排貴要觸冒

危機不得罪于今必得罪于後迫于愛君萬死不悔惟
陛下察之四月兼侍講三年四月對于選德殿論兩淮
荆襄為國保障而今日經理曾無一事成就民兵未免
于騷動城壁未免于難守財用未免于虛乏朝廷平時
選置牧守盡如內郡按格計資以補其闕此固不足以
得人矣而又禁令太苛操切之者急采聽太輕牽制之
者衆縱得其人亦豈能盡其用哉夫將委之以足食疆
兵聚民固險之事固非苟簡倉猝之所能營十羊九牧

之所能辦也審觀要害州郡備禦未周者凡幾處謹擇
端重練達之人分土授民專意綏撫官屬能否得自行
黜陟財賦盈虧得自為輕重內之議臣毋責其細故外
之監司毋拘以苛法寬以歲月假以權制結以恩信勵
以賞罰三年而攷民庸五年而覈邊實則與今日不侔
矣昔藝祖懲五季蕃鎮之亂盡收事權歸于朝廷君臣
分嚴臂指勢順然所以備西北者規模與內郡不同所
謂因事而制宜也為今之計不少寬其轡勒未見其可

小雅曰皇皇者華廢則忠信闕矣忠信既衰禁防雖密終不足以制變其人忠信委任而責成功茂不濟矣惟陛下圖之權兵部尚書兼權刑部七月面對言恭惟仁宗在位四十餘年致治固非一端而要不出于愛惜人才一事人主之心常嚮善人天下之論常與善人公道常伸公議常勝雖與當路異趣時事背馳勢不兩立者然諒其本心終不擯棄范仲淹之攻呂夷簡歐陽修尹洙余靖之助仲淹雖皆補外屬有西事則起仲淹帥邊

餘亦收用及仲淹參大政修靖遂列諫垣蔡襄亦牽聯同升其後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襄貶太切夏竦中以奇禍善類幾殆而富弼賴聖主保持迄登宰輔修亦執政襄靖俱為侍臣慶歷清明之治嘉祐隆平之福皆本諸此今天下人才固無他慮然或已經選用未究所長或因外遷遂不復入臣願陛下恢廣聖心稽參成憲博采而亟用之則野無遺賢朝不乏使而先朝致治之美可冀矣是歲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既而中止公奏曰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繫甚大治亂安危于此可卜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既往之事悔之無及惟願于一二日間起愛起敬講家人之禮以安壽皇之心尋兼給事中時上過宮之意未決公與侍從合奏云陛下既涓日以告北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于朋友且不可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唐肅宗之事上皇也時自夾城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其後少失歡心雖四方珍異莫不先薦而上皇日以

不怡辟穀不食屏輦不如寢以成疾肅宗于是負不孝之名萬世不磨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于天下哉四年三月對于清燕又言中外所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或云溺于酒色不恤政事以臣觀之恐未為然上曰安有是事公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遣爾上頷之公曰今閭閻匹夫處閨門遇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當如青天白日

湛然清明風雨雷電晴霽之後不停留一點有所拂逆
便當釋然上確許以出公請上先期齋戒飲食起居皆
當有節庶可感動父子之情上以為然八月轉對言吳
蜀之相資輔車唇齒之勢也高宗壽皇軫念全蜀寢食
不忘寬民練兵選將擇守惟恐一事失當邇來水旱頻
仍民力困悴識微之士懍懍于是久矣瀘南之變幾至
滋蔓賴國威靈俄復殄滅吳氏世有威名軍情所附挺
沒既久卹典不加能不快快重兵所屯不可一日闕帥

制司差辟資望俱輕何以威服萬衆惟陛下深念而亟圖之九月上猶未詣重華公與侍從兩省同上封事云近者重陽聖節陛下既受羣臣萬年之觴恭上兩宮之壽忽報前所降旨不復施行中外震駭不知所自向來猶是壽皇聖意今乃如此必傳旨者一時鹵莽有此差誤宜顯黜之趣駕而行庶乎不遠而復羣疑消釋十月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又奏重華宮曰半年

以來車駕數過過宮每蒙慈眷有旨姑免因循日久遂至疑惑皇帝兢業過甚懷不自安幾若嚴憚若非壽皇聖帝加意慰安竊恐漸成間隔今茲會慶聖節欲望先期諭旨勉以必來愈加慈愛皇帝仁孝素篤必無遲回十一月公等以累請過宮上不能用再求罷黜不許並令仍舊供職復奏臣等誤蒙陛下拔擢寘諸從列正欲因事獻忠有所裨益豈止為臣等爵祿之計若翠華未出而彊顏就列厥罪大矣伏惟聖心思宗社安危大計

俯從愚言臣等扈從而退便當供職上意猶疑及會慶節羣臣拜表稱賀黃幄設而不御十一月有旨同班宣引遂奏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父子之道天性也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而上壽復不出反汗如此臣恐朝廷之令自是不行于四方矣十二月拜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公與侍從同奏陛下即位于今六年未嘗輕事遊燕今者日俟鳴蹕起居兩宮猶未有聞而忽聞遊幸物論沸騰實玷聖

德欲望車駕先過重華慈福然後徐為此行亦未為晚
又曰陛下為壽皇之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內禪以來
孝慈彌篤止緣初郊之後聖躬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
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興竊度聖懷必大有疑而自
以闕于奉親可以無慮以臣觀之陛下所疑必無是理
而所謂無慮則甚可憂何者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
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
皆無貳志設有離間將共誅之何疑之有若深居不出

久虧于道羣情解體衆口謗讟近日通衢之中固有持此指罵大臣無所避忌禍患將作可無慮乎上曰卿等可擇一腹心之人為朕調護壽皇黃裳對曰父子至親何俟調護公曰陛下一出便當無事上首肯公又于經筵率講讀官言之上曰朕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闕定省之禮今已數月雖有此心何以見之五月壽皇不豫公與侍從臺諫隨宰執班入殿門閤門吏以無班止之公厲聲曰有職事欲上殿遂入宰執奏事畢伏上前

公等遂升殿上拂衣起宰臣引上裾公等亟前環繞泣
曰壽皇疾勢已危陛下不于生前一見後悔無及矣上
遂入延和殿衆又隨之至福寧殿上甫入門內侍闔之
衆皆慟哭而退越三日公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公奏
事公言臣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蒙陛下赦而不誅
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無妨何得輒入宮禁對曰
辛毗引裾以諫不聽亦隨而入清明之朝乃有是事昏
亂之世何敢爾乎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夫以一人之

切直姦謀遂息今外議紛紛如此而在位羣臣曾無一言三軍萬姓必以為蒙蔽陛下一旦發怒無禮則禍亂之原也此臣所以不得不諫上曰往而見卻如何公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以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萬無卻理上退語左右美公之明五月公復進言人情積憂則生疑積疑則生疾古人因事致疑如竊鈇之類因疑致疾如蛇影之類臣竊料陛下疑一旦過宮則禍變難測陛下試熟思之過宮則有禍不過獨無禍乎天子之勢至

安至危其安也生殺予奪惟意所欲誰敢違之其危也
雖欲為匹夫而不可得陛下以為不過宮可以免禍而
不知乃所以速禍爾今君子見幾常有懼亂之心小人
無知皆有幸亂之意陛下所行多失人心一旦禍生不
測誰為陛下盡力者六月壽皇疾勢增劇公與侍從奏
言竊聞慈皇以未見陛下故不肯服藥既見必大喜不
藥而自愈矣上竟難之壽皇升遐公勸上奔喪許而不
出合奏不報拜遺詔于重華宮退欲宿部有以為不必

然者公曰鄰里有喪猶相與奔走不忍即安于家況至尊乎乃皆宿部翼日遂同奏云陛下為壽皇之子當袒括辟踊之時猶不肯一出以就喪位壽皇為天子父乃無主喪之人自有天地以來豈有此事時大斂將成服宰執欲率百官恭請于上公言此議甚善若不聽從則斷不可成服須得皇帝執喪服衰方見壽皇有子中國有君爾宰執又欲拜表請上御殿公言大行皇帝創行三年之喪雖敵人聞之至今加敬當事事舉行不可使

苟簡之意出於臣下之請凡公所言時雖不能盡用然
公論避之又上奏曰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
中實行三年之喪至我壽皇聖帝久曠之典一朝而復
垂示萬世永為成訓而臣下之禮未及講求人主衰服
于上人臣吉服于下識者猶以為憾夫衰裳不可服勤
易月之後羣臣雖權宜易服然以紅紫為飾無異于平
時亦太薄矣臣以為羣臣燕居皆當去紅紫而服素衣
則猶有哀戚之意詔令臺諫議之皆稱公所建請雖未

純于古亦足以扶持衰俗補助名教于是施行之時上
自稱疾眩朝野洶洶咸憂變故不測及皇上嗣位國喪
有主而後人心始定六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公謂上初臨御宜講其所先入歷陳持心守正等凡
十事請退朝之暇時與大臣坐而論道或召侍從臺諫
從容論說日輪講官二員便殿賜對上有事于明堂公
扈從齋宮俄得氣疾遂還私第三日而薨實九月十有
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五積官至通議大夫爵崇仁縣伯

食邑七百戶食實封百戶遺奏聞輟視朝一日賜賻以
銀絹贈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仍令江西轉運司
措辦喪葬遂以慶元元年九月己酉葬公于臨川縣長
壽鄉梅坑之原娶黃氏贈秦國夫人繼室陳氏贈齊國
夫人子端立朝奉郎通判福州思奉議郎通判潭州愈
奉議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先公卒愚承務郎監鎮江府
丹陽縣延陵鎮稅女適朝請郎直寶文閣知贛州留元
剛孫揚祖通仕郎嗣祖承務郎次象祖次未名孫女一

人公德性寬平不為矯激崖異之行和氣藹如也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明燭毫末事親篤孝周旋無違而務在養志擢第而歸待其親故加厚欲有請于州縣者則堅卻之攷論古今竟日忘倦或勉以偶儷詩歌之作則曰吾方篤志于致君澤民事業奚以是瑣瑣者為哉九江守潘侯慈明以公高科不欲煩公吏事公曰食其食怠其事可乎職所當親恪共不懈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公曰亦當先論其心學術正而才不足所謂心誠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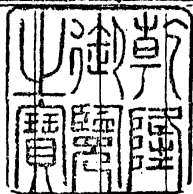
之雖不中不遠矣心則不正才雖過人非真才也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免喪之後遲遲其行既入都未嘗干進止欲從吏部選尚書鄭公丙力以館學薦之趙忠定公時為天官貳卿語公曰前任既再攷矣自陳可改秩公謝不敢始登班列薦紳歸重期以公輔京畿聲望益偉太學院沈君煥勁正不阿聞風欣慕嘗稱公虛已中立以受一路之善士洎登禁林直道謹言氣壓羣枉其攝事省闈也直暫焉

耳陳源之與內祠姜特立之趣召皆駁奏其姦命寢而後止其領憲部也常良孫以貪墨敗念其祖安民之忠獨申救之止竄遠地君子以是知公之論事悉由中出去惡如去草善善及子孫皆當乎人心者如此皇上履位之初尊禮舊學延登樞府固將倚之為腹心也是非邪正之辨必能歷歷為上陳之上信公語凡所升黜允協公論豈後來若是之紛紛者哉昊天不弔人傑淪喪國勢岌岌者十有二年然則公之存沒固安危理亂之

所關也公之居家嚴而不猛和不流中外井井悉有
條理爵尊祿厚而自奉甚約先太師之薨也諸弟猶未
立延師教之迄于有成又擇賢士以歸其妹始以明堂
恩官介弟默公薨之後復以遺恩奏勲壘二弟從公之
治命也戒諸子曰我奮身白屋自致于此受知三朝捐
糜難報可無愧于俯仰惟盡言無隱爾爾曹勉之益謹
趨向益勤問學居官當廉居家當儉臨大事當仗節死
義以是立身以是報國則人皆謂我有子矣平生論著

有奏議若干卷書春秋孟子講義合若干卷制詞若干
卷鑑古錄若干卷雜著若干卷聞見錄若干卷開禧二
年以子陞朝加贈特進嘉定三年贈開府儀同三司六
年贈少傅八年贈太保公之相祀明堂也實為禮儀頓
遞二使所賜金器可兼得之病革矣家人陳列于前公
顧見之命辭其一臨死生之變凝然不亂可敬也夫始
某尉江陰公為常平使者推輓于朝遂為知己公薨既
久易名之請因循至今諸子以知公本末莫詳于某俾

狀其行庸以求諡焉力辭不獲敬書以授之謹狀



絜齋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絮齋集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初喬齡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石鴻漸

謄錄監生_臣段文新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集卷十三

宋 袁燮 撰

行狀

一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黃公行狀

公諱度字文叔系出建寧之浦城後徙婺之金華今家于紹興之新昌六世墳墓在焉曾大父諱巽大父諱惠之考諱仁靜皆以賢德著稱于鄉黨大父事母至孝考

純厚而曠達晚益超悟欣然有得止齋陳舍人傳良聞其語而異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公生七年而喪母祖母太孺人俞氏親拊育之始就學聰警過人長尤卓犖慨然有傑出流輩興起門戶之志作科舉業出語驚人其師秘書郎張淵以為似曾南豐隆興之元擢進士第寢歷清貫迄位常伯累封親為朝奉大夫命服金紫贈中奉大夫妣沈氏潘氏俱贈碩人繇白屋起家赫然震耀為東州右族語人物堪重任者僉言屬公非志操

逸羣豈能成就如此之偉哉公初以左迪功郎為温州瑞安縣尉邑瀕海潮壞民田築塘以捍之河行其中蓋永嘉瑞安大河之支別也有勢力者圍塘外塗地為田而穴塘引河以溉民譁然不平公攝邑事命窒之穴者復請增置斗門以水平為準溢則啓否則閉均及塘内外田參政王公之望為郡檄公相視公言惟石岡月井二處依山其下有石置斗門便他土皆浮虛不可立斗門斗門既少所洩幾何圍田灌溉不足將不顧水平而

穴塘如故塘日穿漏則無以障海矣窒之便王公初疑其說徐悟乃從之邑逋絹三千疋俾公督焉期以三日請竟一月許之乃閱版簿責一最甚者械之獄得其交通黠吏竄易簿書之姦而告之曰輸所負釋汝且許吏得自言由是輸者日至未半月得十之五請蠲其餘毋竭澤王公悅又從之歲大疫挾醫巡問人給之藥而嚴巫覡誑惑之禁全活者衆海寇縱橫朝旨督捕親獲之而歸其功于一時共事掌土兵者止齋聞其賢欣慕之

一日來見未及通謁望其氣貌迎謂曰君非陳君舉耶
笑曰然于是定交若素相友善者侍郎蔡公幼學止齋
之高弟而齒未也少于公十有六歲器重其人不以輩
行為間秩滿延止齋家塾侍郎從之交情益厚焉乾道
六年循左從政郎張秘書官于朝數為虞丞相言公之
賢將用之以議事不合而止差充處州州學教授未至
丁繼母憂淳熙三年差分教隆興尋兩易平江府府學
教授吳地雖繁會而教養疎略士風不競公首葺二齋

擇有志者居焉弦誦有程講說不勸或延之坐上或親至其肄業處為談經理設疑叩之各述所見為之折衷日有開益來者滋多增葺而容之比終任所葺殆遍吳中士子始深于義理之學經公指授皆為善士十二年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值歲亢旱日視諸鄉高下察其得雨早晚博諮于衆具得其詳州縣每以八月聽民訴旱及按視之刈穫已竟不可復攷公請于郡先一月受詞不旬日即遣官巡行又以素所聞者參驗之于是

蠲放皆實時孝宗在御留意民瘼樞密羅公點為常平使者手書問公所以為旱備公言救荒無出勸分米價翔踴誰不愛惜中產力薄何暇及人所以皆不樂從名勸而實彊之今雖旱甚而下鄉猶有熟者願假常平錢五萬緡糴米三萬石自冬徂春米貴已甚糴如糴價非甚勿糴以充常平無科擾之害而有賑卹之實民獲其利而官無所虧羅公難之公乃悉召富人酌其資力動以誠意勉其推己及人至興發則又量地遠近為糴先

後多寡勞逸均平無頗是歲勸分所糴及獻助所給凡
為米三萬二千石給居三之一減價于市亦三之一公
每病數十年來州縣救災類不滿人意精思方略至忘
寢食經畫精詳綱目具舉侵欺乞取之弊革之殆盡旱
之始作也亟使人籍生齒以上合濟糴之數又擇鄉豪
寄居及向來攷覈之不實者許釐正既詳且密而後縣
官攷焉又不實則罰之其隄防曲盡如此同僚猶有疑
其僥倖者公命取其籍令受粟者自誦其家之丁壯者

弱男女歲數無一不合疑者乃服患差役之多訟因舊法而變通之坊郭戶充役于某都而別都增產者不許輒改鄉村戶自狹徙寬者役于新處則狹鄉常有役戶不偏聚于寬鄉又保正保長以通差為便或都內無以充保長則選于曾充保正者及充保正則理往日催科之勞以足今役月日務通人情既以告羅公遂自行之為政三年大得邑人之心十六年光宗嗣位九月有旨令赴都堂審察十月監登聞鼓院紹熙二年五月除國

子監主簿面對言自古人君莫不因所遭之時而觀天下之動今以東南凋瘵之民奉王業于一隅事體日開國力遂屈宴安江沱崇飾華靡風俗日以浮薄士大夫日以偷惰中原土宇淪于強敵祖宗陵寢隔在異域歲月既久讎恥寢忘此陛下所遭之時也而為治三年未有端緒朝夕所行不過乎中外除目州縣期會而已豈大有為之事業哉臣願乘時赫然昭明聖志以示天下使小大之臣各展所長以應陛下之所為其二言生民

之力弊于兵天下之勢屈于兵故本朝二百餘年雖全
盛如慶歷嘉祐有司猶患財力之不給自駐蹕江南版
圖僅存天下三之一而財賦之入過于熙豐兵費居十
之六高宗偃兵息民而無休養之功孝宗恭儉節用而
無富庶之效朝廷朝夕講求裕民之政而無名科歛不
可蠲減茶鹽權酷日求增羨皆兵之為也必欲救天下
之患使稍循古制莫若復唐府兵府兵廢已數百年固
未易遽復天下募兵幾五六十萬亦豈易遽罷莫若修

復屯田以漸圖之自今募兵有關勿補收其衣糧稍給
屯兵授之田復其稅教以耕戰以二十年功力為之募
兵老死且盡而吾之府衛立矣其三言李燾續資治通
鑑長編以廣記備言為體觀者每患其繁乞選命諸儒
節錄以進蓋藝祖入京師市不易肆平五彊國盡收天
下生殺予奪之權其神謨聖略至宏遠也仁宗天覆地
載四十二年其仁澤在人心至深厚也神宗厲精為治
整齊法度為子孫萬世之業其立綱陳紀至精密也自

王師既平河東遂征燕薊而邊疆始擾自東封西祀用
度寢廣而財計日屈自紹聖至崇寧小人傾君子而國
勢遂移自宣和至靖康金人乘中國而國勢益弱凡此
皆繫治忽盛衰當知其所以然者深求列聖之迹精察
義理之會則操縱取舍皆有楷模矣上深然之公又乞
令侍從講讀官反覆議論治忽所繫上曰讀書須與人
激揚義理乃見遂取長編于國子監又取諸祕書省令
經筵節錄上始聞養兵之費嗟嘆良久令條具屯田府

兵之便公申述十二篇上之又言國家向來彊盛垂百五十六年古所未有一旦兵革之禍亦古所無皆非偶然者惟陛下留神攷察明于祖宗立國之大意體統既正庶事何患不理三年七月遷國子監丞上久不朝重華宮遇過宮日輒報免一日將恭請兩宮置酒慈福至日中而輟又一日將詣重華有司奉車宰執侍從扈蹕衛兵巡徼日曛而竟不出公上疏諫曰陛下之事壽皇猶嘉王之事陛下也嘉王日當朝謁忽無故歷時而不

朝陛下能不怪其然乎不朝既久忽欲趁赴朝參班定而不果入又欲置酒宮中席設而復不至陛下能無怒乎陛下勿謂事親盡情而止何恤人言人子晨昏定省本不可一日離左右獨以異宮之故車駕不可數出姑定為一月四朝其將朝也固宜中宵而興雞鳴而出幸于一覩慈顏少侍飲膳今乃至四五十日闕焉不朝愛敬之誠于何而見而曰能盡其情可乎其開導明切如此四年八月除監察御史首論御史之官天子之耳目

也自古為重至本朝尤重危言鯁論無日無之直節英風至今凜凜所以二百年間無內姦無外亂近者臺諫不得其職乃至踰月而不見連章累牘入而不報者祖宗本患中書之重能壅天下之事情故設臺諫之官糾中書之闕失今欲自行聖意盡遏言官有如姦臣以濟己私彈擊不從論列不聽則謗議萃于陛下而姦利歸于中書主權寢移私黨寢盛而朝廷輕矣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之所甚憂也故首為陛下言之會壽皇服

藥上闕于侍疾公言壽皇聖性嚴重父子之間未免責
善然本出于親愛陛下自為諸王時恭敬祇恪至今猶
然此乃孝敬之德兩宮本無疑阻直恐姦邪之流不識
事體交亂其間遂致太嚴而不相接太憚而不敢親陛
下誠能入侍左右嘗樂視膳共為子職則前日蘊蓄不
通之情不俟終日而盡解矣時有旨殿帥將兵三千人
教閱禁中公奏近者星變其占為兵乞寢此舉以應天
戒不報公遂言道有本末事有先後無非事也而莫大

于事親莫嚴于事大臣所以懇切言之而迂愚無取不足以感寤遂使陛下有不用臺諫之名臣不敢久居此職求一外任再疏不許尋罷內教公以會慶節甚近慮上復不出乃建調護之請願先遣宰執至重華宮具言陛下思慕之意壽皇聖情渙然冰釋然後躬率百官奉觴上壽則兩宮交歡天下慶幸上乃諭葛邲等如公言時諫官已有攻邲者矣邲私謂其客曰上調護之語未必誠然公遂劾奏邲敢肆詆誣謂陛下為不誠原其情

狀得非與羣小之交亂者相表裏乎邲陰結此輩事皆有迹若不亟去姦朋相應聖心愈疑則過宮未有日又曰今太白熒惑失次黑祲亙天衡嶽山摧劍門峯墜行都地震有聲如雷皆變異之大者推其日月實當邲獨相之時望速罷免以答天意時臺諫交疏論邲無慮數十邲雖屢乞罷政而未能決去公謂本朝故事大臣被劾雖人主恩意隆盛終不敢留邲陰有附託將要陛下以逐言者紀綱所係利害非輕惟特發英斷去之勿疑

邲由是罷蜀吳氏世領興州積威難制屯兵皆在劍閣之外歲自嘉瀘諸州泝流漕粟以餉之率用錢萬五千而致一斛民力大困是歲挺死公奏乞合利州為一路置安撫使于興元使盡護諸將平居則兵權散主緩急則專責統帥成都梓潼相為唇齒謂之東西川今宿兵劍北東西川蕩然空虛宜稍徙興州興元之兵于劍南以實之使足制劍北罷成都制置為安撫與潼川安撫皆兼節制之任兵屯既分歲減餽運三之一則蜀民稍

蕪矣五年正月公又言聞有旨趣吳曦赴闕曦饒于財
來必大納賄求襲挺位挺之歿也朝廷可收數十年寢
失之權若又授曦非二十年不可復取乞下臣前疏與
大臣議之如猝難盡行則速置興州都統漸分兵柄上
與公往復議論良久乃從其言以張詔為之而興利置
帥無敢任責後曦竟領興州尋以蜀叛于是咸伏公先
見之明公嘗因對進仁皇從諫錄且言仁宗以朝政付
中書而公論在臺諫故大臣不敢行其私而政事罔或

不理陛下溫恭寬厚兼覆天下有仁宗之仁事無鉅細責成二府而臺諫切直之言靡不嘉納仁宗致治之要亦既得之矣然直雖不拒而忠亦未能盡從朝綱寢弛主勢遂孤宜防其漸伏惟鑒觀此錄體之于身其如仁宗者益勉之不如者務去之參之于事合于慶歷嘉祐者增益之不合者亟更之則聖德日新庶政日美矣時監司守臣案發賊吏朝廷罕所施行公奏藝祖患賊吏侵漁百姓故明法以禁之世寢承平尚恩用寬始有貸

死免刺之比然藝祖之法未嘗一日廢今跡狀著見而
典憲不施遂使姦貪無所忌憚甚者邪險相傾劾詞交
上臣以為皆當鞠治究見其實是歲江浙饑詔給寧國
府米五萬石信州三萬石充賑糶公以為兩郡歎甚民
間枵然豈復有錢可糶乞直作濟散太平池饒衢州廣
德軍諸暨嵯縣皆以饑告而未聞興發宜亟選朝士忠
信可倚者巡視江浙攷察官吏奉行荒政能否勤惰具
以名聞如一郡中有一二縣旱甚一縣中有一二鄉旱

甚皆許撥椿積米以朝命濟之又言一二年間國勢搖動今茲不雨安危存亡繫焉陛下既不自憂懼而二三大臣又不為陛下憂懼不知誰當任此責者昔周成王時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悔悟天雨反風歲則大熟乃知天人相與止在目前若陛下下詔罪已大臣格王正事必能感召和氣盈尺之雨可銷萬憂既有詔禱雨是夜風雨暴至頃之而止公言天道甚邇本易感通而所以未能滂霈者由陛下未極憂畏之誠耳夫隆

父子之恩正彝倫之叙宴飲佚遊務從稀簡緇黃伶優
盡令止絕節冗費以裕民力惜名器以重天位皆應天
之實也願陛下力行之時內侍楊舜卿陳源林億年離
間兩宮臺諫同班奏事論列其罪上目公公言羣小閤
于義理不獨逢迎陛下意皆有所蓄藏源億年舊嘗不
得志于壽皇而舜卿為之謀士此三人者今日之禍根
也臣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人人皆議聖德惟陛
下加察因力陳本朝宦官之禍覆轍在前不可不戒上

曰壽皇自有左右親信之人公曰豈非離間者耶上曰然公言所謂離間者親見其事耶抑得諸傳聞耶若得于傳聞豈可不審是日上意幾悟後數日公又言唐肅宗謂李輔國曰上皇慈仁豈應有此輔國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輔國不自以為蔽惑肅宗而反謂高力士輩讒間明皇肅宗不悟已之左右為姦而反疑明皇之左右離間蓋為舜卿輩發此論也先是公連疏乞歸養不許諫既不行復言以孝事君則忠臣親年八十菽

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蓋借已
為諭冀以感悟上心也仍報不允乃御筆也時上于臺
諫論事少所省閱公因辰州蠻獠之擾劾奏守臣林洪
乞罷之隨即報可簡眷非不厚而調護兩宮不無扞格
公深愧焉遂出修門申省乞罪言職諭使仍舊奏本朝
故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當去臣惜道義過于寵祿畏
公論過于刑誅理難復入壽皇升遐上久未執喪公言
陛下與壽皇生死永隔孝養無及矣宜即詣殯宮擗踊

哭泣悔過念咎猶足以盡送終之禮不報今天子受禪
始奉詔復入時浙西淮南苦旱浙東被水公言淳熙丁
未歲江浙大饑四方奏請朝上久報發廩捐賦無請不
從計朝廷所發不過三四十萬石安能盡給而所為不
至于流徙者心知天子之憂軫下民足以憑藉故寧忍
饑就死不敢自棄分多均寡以俟歲熟而已今陛下初
即大位有仁聖之德而未及著見必將于是發之乞下
三省檢照諸路所申全傷之處下戶夏稅並與倚閣已

輸者理為來歲之數秋苗亟為檢放令諸路常平司會
計錢米以待賑濟出內帑數百萬緡以行初政之仁天
下聞之孰不鼓舞與其他小小施惠殊不侔矣不然四
方習知壽皇故事妄謂朝廷恤民之政不逮乾道淳熙
間為聖德累大矣八月論鎮江守馬大同以苛刻著平
江守雷濂以縱弛聞皆不可推行賑濟德意劾奏罷之
丞相留公頗賢此二人聞之不悅樞密羅公舊嘗偕諸
可以公為薦既執政乞避之上不許丞相請許之除兩

浙漕命既出覆奏更之除公右正言先是憲聖因光宗御筆有勸勤之語欲命上履帝位大臣揣知其意而不能自達以知閤門事韓侂冑后族之姻也密令奏稟侂冑遂自以為功邀求節鉞留丞相抑之丞相去國侂冑知公嘗因論奏不合意公必擠之公語同列曰留公已去擠之易耳長小人聲燄可乎侂冑自是亦不樂公矣出入宮禁弄權植黨有陵駕當世心公憂之九月具疏將乞對侂冑微聞之遽請御筆除公直顯謨閣知平江

府公一再申省力辭其二云祖宗朝人主雖獨斷于上而天下事必由中書小事則進熟狀大事則議定稟旨而行未嘗直以御筆裁處崇觀間蔡京當國始挾主威以制天下凡所施行必請御筆可為深戒近者臺諫給舍屢有更易中書無所參預御筆寢多事勢烜赫實駭觀聽因欲三兩日間求對清光論奏其事俄有平江之命復以御筆行之某雖有列于朝未嘗得望威顏而兩旬之間既驟用之忽遽捨之恐非明主待士大夫之體

借日繁劇之地不可闕守亦宜謀諸大臣選擇以往遽
輟諫官誰實使之止緣排故相者未快其心冀某為助
某方顧惜大體不欲推波助瀾遂忤其意以至于此大
藩華職誰不欲之顧不由于中書而由于近習義所未
安謹不敢受丞相趙公見之袖而入言于上曰黃某再
辭平江乞垂睿覽置諸坐側而退公歸志已決固請養
親許之詔以所除職主管沖佑觀十月起知婺州慶元
元年五月知蘭溪縣張元弼以賊得罪言者以是咎公

降直徽猷閣罷二年七月復領舊祠因任者三權臣素
嚴憚之故終其身不復敢加詆公亦不為所怵嘉泰二
年復直顯謨閣知泉州以親老辭進寶文閣奉祠如故
舊嘗買地于會稽之東郭本玄真子故宅鑿池築堂榜
曰遂初環以名花修竹深衣幅巾挾策吟嘯陶然自適
故學者咸稱遂初先生又愛上虞之小江風景秀美前
對東山多王謝遺迹康樂山居在焉買山其間歲自故
廬一再至東郭往來必憩焉累日而後反又自號小江

釣侶海內人士仰公名節僉曰他日羣陰衰熄正人復用公其首也咸屬望焉開禧元年丁中奉公憂三年十一月韓侂胄誅嘉定元年正月有旨召公赴行在公以疾辭又以年過七十乞致仕皆不許入對首論天下之勢貴靜而惡動國家二十年間變故迭興災孽屢作兵革暴起旱蝗相繼權臣內訌驕將外叛皆非安靜之勢幾跌而遽起頻危而復安天心之孚佑至矣願益尊有德聽哲謀以定國論酌古今合內外以正大體止事端

重名器以息人心賤貨賄斥奢淫以美風俗存名義察
理勢以應敵情表循良去苛暴以固民志君懋其德臣
務其業上下儆戒日謹一日庶幾羣動盡息俟天命之
休復又言陛下即位之始首擢臣為諫官未一月忤韓
侂冑而罷今十五年矣臣實病不能朝念往者未嘗得
望穆清之光故扶拽此來上曰卿去國久得復至此相
與扶持甚善公奏陛下居嘉邸時黃裳為翊善彭龜年
為直講臣嘗言于先帝乞為陛下置講讀記友等官左

右前後不厭正人之多先帝未及施行今東宮既建願
及本朝典故精擇方正博聞之士自師傅至于中書舍
人皆使備官臣聞陛下龍飛棠龜年翊贊之功為多必
能記憶上曰然皆賢人也可惜皆已致仕公曰二人若
在今日復覩天日清明必朝夕在陛下左右上首肯公
又言本朝給舍臺諫慶歷元祐時實賴其力始變于熙
豐再變于崇觀三變于紹興至于侂冑假彈擊以惑主
聽託繳駁以益邦誣則流風餘俗靡有遺者今更新大

化扶植忠賢願知慶歷元祐之所以得熙豐崇觀之所
以失上嘉納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初王師北伐取泗州既而棄之拔其民南徙
漣水人李全與其孥來歸賜名孝忠既復議和敵約歸
濠梁三關求侂冑首且欲得李全與其家及泗人之在
本朝者公言于廟堂謂今之議者動稱國勢方弱難與
敵爭竊以為天子無失德諸賢相維持轉弱為彊夫豈
無術誠使合義理順人心酬應無不當則氣勢恢張雖

弱必彊違義理逆人心酬應失其節則氣勢銷沮雖彊
必弱甲申議和唐鄧海泗皆以還敵則今日關要濠梁
自應歸我不足為恩函侂冑首古無是事李全決不可
殺泗人決不可還時廟議已定莫能用也自去歲之冬
至今年春夏不雨間有之亦不通洽四月癸巳有旨幸
太一宮明慶寺禱雨是日雨作越二日雷雨交作乘輿
既出雨傾如注公上奏稱述感格之美因以為戒謂雨
雖通濟已為後時螟蝗翅長漸能飛動若天心孚祐國

家則有反風起禾螽蝗相食故事變化亦不為難惟陛下常盡此心恭承天意而已不然當此大壞極弊之後早憂過于敵國蝗患深于寇攘雲漢之詩所謂大命近止非細故也六月除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公入謝奏稱江南立國且八十年始以金人內侵兵革不解故竭東南民力以應軍須至于今日民窮甚矣願因天子恭儉之美當敵國休息之際取八十年暴賦橫歛而寬減之異時淮甸屯兵常欲

自耕患豪占者衆而無其地今因流民遺業檢覈得實
斯可耕矣巴蜀餉軍常苦道遠今乘吳氏之敗而行臣
前所陳分兵之策斯不遠矣此皆已至之機不可失也
昔高宗渡江兵不滿二千今合吳蜀之兵三十萬而州
縣廂禁土軍弓手又三十萬中產之戶十養一兵以六
百萬戶養六十萬兵國安得不感若減兵五萬為錢五
百萬緡減兵十萬為錢千萬緡則賦歛之重皆可漸省
內帑之別供朝廷之封樁不靳而時出之則茶鹽酒稅

取贏已甚者亦可漸減民寬則國富非府藏偏聚之謂也古者有戰兵有守兵戰兵之數甚少藝祖選天下精兵教于殿庭張瓊將之萬人而止夫不務精而務多不蒐不練望敵輒奔前日之事可為鑒矣上隨語酬應公遂論本朝專任宰輔得失之效仁宗用呂夷簡杜衍韓琦皆專任也而此三人者皆賢相雖專任之而不敢自專必引天下之賢人君子布之朝廷各任以事元祐之用司馬光也亦然神宗之用王安石徽宗之用蔡京亦

專任也安石迂僻自用故誤神宗京姦諛蠹國卒致金人之禍高宗之任秦檜專矣而險毒害正天下多故高宗收還威柄而後復安陛下前日用韓侂冑亦專矣而敗壞天下至于不可支持今威柄復還正與高廟同高廟末年宰執常兼任欲其協和同濟國事而已願陛下更留聖意又曰給舍臺諫人主自用之則威權在己或臣下得而用之則威權去矣侂冑所以能奔走羣臣無不附己者由給舍臺諫用舍之柄在其手耳上皆然之

銓法進納人年二十五以上試中方許注闕開禧用兵
誘豪民助邊許與蔭補同且免試公奏官自簿尉而上
為治人而設直以錢得之有虧國體乞遵用孝宗詔書
惟歟歲出粟賑濟者聽補官其銓法並從舊制二年正
月公以疾連疏求去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上躬御寶墨黃其頃居言路首論權臣直諒老成
朕方眷用力求補外宜有褒陞可特除寶謨閣待制七
閩重鎮在昔率用鉅人罕親細務公始至訟牒千餘吏

請委官屬不許隨事裁決旦及日中而畢予奪輕重咸當人情大悅閩為士區公一切待以齊魯之俗故士大夫益自重而民亦恥犯法論者稱舊帥陳正獻公正大有體公實似之是歲江淮存饑金陵尤甚盜發濠楚朝廷患之以公威望夙著十月進龍圖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行宮留守江淮制置使辭不獲命過闕請對言盜賊固所當急饑民尤不可緩若饑民不能全活則盜賊得以為資賑恤之令所宜速行興發之請亦宜

速應國力固不可使屈民心尤不可使離與其後而無
益于事孰若早而能全其生今事勢已亟米運難待積
粟藏銀不可不發安固民心使知尊君親上之義銷弭
寇盜使無扇搖結集之憂此臣之至願也又言江淮命
使正欲表裏形勢州郡奏請朝廷施行務在關通使血
脉相應若所部敢有狃習故態苟簡輕蔑者容臣奏劾
上並從之錫帶以寵其行二年正月公至建康僵殍相
望室廬半空官司科糶雖稍輸送未免苛擾公悉罷之

精思所以救民者具有成式面授郡縣官俾躬其勞又請于朝選置官屬以分董之誠心惻怛約束堅明人皆樂為盡力無敢欺者窮閭委巷山巔澗曲家至而人撫之病者予藥亡者瘞焉異時抄錄不親多所遺落勺合小惠僅活朝夕日日伺之他業遂廢公既盡得其實仍併給之得以自營其利始溥活饑民百六萬八千三百餘人厥費錢以緡計四十六萬有奇米以石計九萬五千有奇流民仰哺于官布滿僧舍而來者不絕又收養

之置場十九被其惠者滋衆時商販不通米價甚貴雖有主業之家不免艱食公命發廩平之且以帥司招糴鹽鈔下元估三之一誘致米商又念賑施催科不應並行錢十五萬九千八百餘緡米四萬四千五百餘石並停勿催尋奏蠲之比三歲蠲閣緡錢凡七十萬郡境西接當塗橫山鬱山羣盜所聚私立名字剽掠行旅公初至之日有盜夜刦城東居民列炬嘯呼越二日城南盜作亦如之發于倉猝觀公設施或不能制將肆其毒公

賞厚而信不日禽之繼禽橫鬱之盜誅止渠魁奏援龔
遂渤海故事宥其黨與俾復田里數月之間民氣和豫
境內清肅田夫野老相率拜庭下既立公祠且家繪其
像尊事之語留都之政者咸曰劉忠肅公之績今無愧
焉然公兼制三路安危休戚所關尤廣往時淮甸救荒
非緩不及事則微而無補公檄任其責者面戒之以無
蹈前失推誠卹民乃克有濟自是無敢不恪初盜發鹽
城郡守欲捕而帥欲招之議久不合賊遂得志及縣鎮

被其虐帥司始出兵討之遇賊輒潰賊愈猖獗有詔許其自新惟兇渠不貸公至即班布之且推廣德意開諭首惡能束身自歸當為奏免誅若怙終不服有能殺之者與推恩時主將恃功驕恣偏校多故羣盜陰與賊通賊雖約降實款我師欲乘官軍之懈四出為暴公乃督厲諸將以平蕩為期用命者厚賞連戰皆捷遂分淮西兵戍定遠以扼其西又令淮東鹽司募兵使以生力出戰給之糧仗賊氣寢奪其酋下整以千人降而公所布

赦令始達山陽守臣即遣四輩揭大旗入賊巢諭之渠帥胡海將降別賊沈剛擁衆襲之海死將校得其首以獻餘黨饑疫官軍乘之于是解散公請于朝凡良民之為賊誘脅者並貸前罪歸業之後敢讎殺者以殺人之罪罪之分遣官屬撫定揚楚泰高郵盱眙五郡歸業者五十二萬八千餘人給錢三十九萬三千餘緡米二千七百餘石瘞遺骸以二萬計自中興加恩淮南寬其租賦歲下展免之旨而州縣以財計不充履畝計粟謂之

撮課朝廷嘗蠲放矣或欲于不經殘破之地自行催理
公以為師旅一興科敷抑配均出諸郡兵氛既解旱蝗
相續饑民猶未蕪也又可並緣征求乎屢言于朝申明
明主美意且移書屬郡告戒甚切以明其決不可復取
者濠楚再創于壑闢未廣公尤加意安集貸以種糧既
復蠲之比公去鎮又奏免撮課一年始終保護惟恐吾
民不安其業初金陵遵奉朝旨通明淮甸鐵錢隱不復
見商旅憚于折閱而不通細民艱于經營而坐困公銳

意罷之乃密察廛市默計多寡昭然見其事情遂發米以糶而許糶者純用鐵錢所收略盡又出銅錢楮幣易之未三旬鐵錢屏迹銅錢流布人以為神開禧之用兵也流民奔迸權臣令部使者厚貲招募而與之約不征行不教閱惟欲扞衛鄉井事已即散號雄淮軍幾十萬人和好既通其存者尚衆改刺武定分屯淮右者三萬人又刺忠勇別屯巢縣者三千人歲費緡錢四百餘萬米斛三十餘萬朝廷憚于重費深欲縱遣其人本皆耕

農事定亦思歸而士大夫疑畏不能決惟公與廬帥李
郎中大東淮西憲傳郎中誠協謀定計又遣官屬博采
帥憲及主將之論密察軍人願歸之情皆審知之乃奏
請命其將佐以官使不失職願歸者人給錢四萬復役
十年有田者先歸無田者繼遣不願歸者仍隸尺籍滁
陽三軍曰督府敢勇效用亦皆一時招募其願歸者併
縱遣之明年互遣郡丞撫存賑卹田里生聚無失業者
然公不自居其功力薦帥憲于朝曰臣所以得效尺寸

者實惟大東之條畫明備誠之議論簡切臣所據依以從事者也願賜褒擢其推賢遜能如此四年正月詔以職事修舉進寶謨閣直學士公篤于仁政增養濟兩院以安窮民之無告益南北義阡以葬死者之無歸大江津渡薄其征稅繕修舟楫以利民涉海舟剽刦精選偏校嚴于遏絕以肅江面秋苗之輸無或淹留乃得自潔以防侵刻此皆金陵之美政也是冬更定楮令金陵得新會三百萬公謂楮幣不通至此極矣不可以不變若

惟以新券一易舊券二人皆能之恐非朝廷軫念留都之意乃遣官僚巡問閭里諭以朝廷本旨惟欲便民使咸曉然無疑且悉書所藏多寡許易于官而示之均發銅錢兌如朝旨優潤之數而示之信隨苗輸錢聽以舊會一千五百當新會一千以優農民期令新會散于細民使得展轉相易以便裨販委曲周至上尊君命下為民利者如恐不及金陵軍民雜處舟車輻湊米麥薪炭醯茗之屬民間日用所須者悉資客販商賈逆知舊會

將廢人所不惜驟增物價以術籠之米麥一旦絕市舊會無所售公急救之發官米三萬石下舊直之半許民以舊會赴糴招米商平其價而糴于官場所得舊券易之以新大略如前日所以收鐵錢救饑民者及其他物價種種裁定人莫敢增視舊或反賤至于今賴之儀真商旅所萃山陽屯兵安豐互市事關邊徼敵國所覘皆以新會給之由是四境通行自金陵始民有訴交易違令者公詰曰汝何自知之曰吾與之為契券算陌折閱

公曰鄉民何知汝設此陷之恐喝不從則訴于官耳詞
屈杖之自是良民謹守新令而姦猾無敢告訐迄公之
去鞭背估籍之法未嘗輒施公當世儒英而練達時務
尤詳邊防利害其論屯田大畧祖晁錯何承天李泌之
說平時藏富于民緩急各自為守練卒務精不貴其多
則國勢可安而民力亦裕非若世之計田斂粟以求目
前之效者邊郡或以是叩公公報之曰人授田若干免
其租調自食其力暇日稍習蹶張令足自衛凡田率從

官給舊有私田者增及其數而畀之過其數者勿減丁壯數多猶有餘力別給之業即古所謂餘夫也擇高燥之地為營五六處每處三百人以上至于千人室廬聯比情意親睦益以桑麻果蓏之區溝洫布列廣深如式以資灌溉以設險阻使與城郭相應營立于內田周其外環以大濠塞下無復曠土則田租之入在官在民皆足以實邊矣時刑寺所下奏案重囚當論決者十三人公覆視之則二人罪狀不著當貸其死于是停決上奏

罪疑惟輕前聖明訓本朝著令殺人無證佐者皆許奏
讞多得原貸蓋失不經不過枉有司之法而殺不辜則
將為盛德之累願從仁聖丐此二人于是俱免常以牧
養之寄守令為先安集之始尤當注意故凡有學行者
有材業者有用違其材而當別任以職者有績效已著
而猶未見省錄者悉以上聞率如其請公益以為己任
人望所歸推輓不休每曰無報惟有此耳雖識鑒高明
而卑謙自牧廣咨博訪擇善而從以故大得賓僚之助

在金陵三年日益整暇則與其屬登覽江山訪求六朝遺跡即王逸少謝安石悠然遐想之地創治城樓又以卞驃騎之藏于斯也闢忠孝堂棟宇宏傑景物呈露遂為此邦偉觀晉元帝故有廟公復新之以嵇侍中紹侑坐東房王丞相導謝太傅安配食西房兩廡繪從祀劉司空琨至陶彭澤潛三十有二人又葺卞祠嚴像設劉侍中超鍾將軍雅並侑以旌清溪三賢死事之節作通史倣春秋葬劉子例書謝公卒葬以表抗溫卻秦再安

晉室之功皆所以興起人心扶助風教也公雅意嚴整
加以上氣之疾懷思故鄉引年之請至于十上累詔不
允五年十月以禮部尚書兼侍讀召再辭詔趨入覲公
論藝祖垂子孫萬世之統一曰純用書生二曰務惜民
力列聖承之以為家法乃自狂儒盜權標立名號斥逐
忠良于是儒生廢放源流不竭願以廣大并包為心以
長養成就為事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其所謂賢道
德之士是也其所謂能材藝之士是也故必以修身善

行為端本以尊君愛民為專務以詩書易春秋為典法以仁義禮樂為實用重廉退崇節義抑輕銳禁利口四五年間庶幾後生小子曰就作成人材輩出藝祖取民之制僅使足用餘散州縣以蘇凋瘵建炎用兵江南川蜀增取之數無慮數十兵既息矣合還之民而有司反利之其不能收拾委之污吏姦人者不可勝計願專以休養民力為本以撙節冗費為急其增取甚者漸斥還民上納其言仍獎之曰江淮清晏卿之功也公謂尊賢

使能俊傑在位省刑罰薄稅歛孟子所言萬世不易之
常道也今日惟寬裕民力可以祈天永命此時務之最
急者故數為上言之公之為制帥也朝廷將城滁陽命
公攷訂公奏淮南自古號為戰場其戍守有常處遼曠
空荒之地不復經理得間則使人耕作有急則棄捐而
去不為久居計今為郡十有七若皆築城郭則皆當固
守常時論將不能以一二數今日安得如是之多乎況
滁陽有古羅城西南與山寨接亦足守禦附城聚落既

衆為闕城以域之吾守羅城闕城雖虛賊安敢入假令
攻城吾引山寨之兵表裏夾射賊安得至其或安坐不
攻吾居山上視賊動息日攻而夜擾之彼亦吾虞豈能
暫安乎其言堅確故未果築及是邊郡爭言築城之便
功役繁興公言于廟堂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舜咨十
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案惇德原本避宋光宗諱作崇德今改從經文此帝王制中外之上策也
今若增築江南珠聯棋布非十餘萬兵不可守形勢易

格事機難周一城失利百城皆聳昔韓欲弊秦使鄭國
獻鑿涇之策秦人覺之國曰渠成亦秦之利乃卒鑿之
今日之築城安知不為他國之利乎慮之既熟故持是
說不變上注意方深天下亦望公得政而數以病在告
九月七日入侍經帷讀明皇開元末用李林甫斥張九
齡事奏曰此唐室治亂之所由分願陛下退朝之暇更
反復之上曰朕方賴卿輔佐朝廷是晚疾復作固乞歸
三請乃除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辭改提舉玉隆萬壽

宮比歸會稽幾月而病益侵遂致其仕除龍圖閣學士
十月己酉公薨天下識與不識皆痛惜之享年七十有
六積階自改秩九遷為中奉大夫爵新昌縣開國子食
邑六百戶遺奏聞贈通奉大夫官其後如格公體貌魁
碩德宇凝粹言動有矩矱為兒時俞夫人命日事大父
或值假寐則鞠躬端立以俟久而益謹人皆異之俞夫
人性嚴罕當其意者獨能順適得其歡心事中奉公左
右無違奉繼母如實生已雍睦無間言中奉既飭家事

勿復闢白具圖籍立規畫井井有條以授諸弟有無出入因不復問公官中都中奉時就養焉性不喜紛華率未久而去公心慊焉不知官達之榮而以不得朝夕親旁為恨直道不容排斥而歸杜門屏居不以時不我用為戚而以得日侍庭闈為歡執杖履奉尊罍往來谿山間愛敬交至中奉天年考終公亦年幾七十執喪哀毀一遵古制嘗取士喪禮設為問答酌其可行者以授子孫郊恩先奏第廡洎諸弟皆以場屋自進始命長子以

官睦姻念舊周卹難阨始終不衰事君如事親造次不忘雖家居聞朝政之美喜不能寐否則憂形于色平生澹泊一室蕭然無耳目之娛獨嗜書至老不勸時時誦習且手抄之日有程雖官事紛沓不廢自六經百氏天象地理禮樂官名井田兵法莫不研究交友皆天下名士講貫日新停蓄充溢義理所在必極精微毫髮有疑昭晰乃已蚤以經濟自負當孝宗時每日吾得一見足矣光宗初政一言契合所請節錄通鑑長編雖講官以

為繁重而止帝終不忘屢形聖訓公感激圖報耿耿此
心嘗稱古大臣之義身與宗社同其休戚不以悻悻取
名誠意曰積自然密移有格天之功偉哉言乎其深于
本原之論乎世之知公者惟曰奏疏鯁切爾曰敢抗權
要爾而不知其又有進于此者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
間而惟以格心為急此大人之事也而公有志焉可謂
深于本原矣有書說二十卷詩說二十卷周禮說五卷
發明精切有先儒所未及止齋以周禮名家聞公論鄉

遂所疑頓釋司馬公通鑑于漢紀呂后新莽于三國進
魏黜蜀于東晉用五胡僭號于唐末繫五代心疑焉更
立書法名通史編年未絕筆也今止四卷又以三國南
北攻守不同有歷代邊防六卷藝祖憲監三卷仁皇從
諫錄三卷奏議及雜著若干卷屯田便宜一卷既寢疾
自知不起手書建宗立佐所以維持家法者告于祖禰
而敬藏之娶高郵洪氏淑德令儀克配君子先公二十
二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邁登甲辰進士第授迪功郎

鎮江府司戶參軍踰年卒章承奉郎新提領戶部犒酒
庫所幹辦公事遵貢于鄉而卒準修職郎新鎮江府丹
徒縣丞公之教子本于躬率不令而從皆修謹務學足
世其家女二人秘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其壻也
孫男四人元直承務郎元護元貺元真孫女七人初公
葬洪碩人于上虞縣葛仙鄉之鳳凰山嘉定七年八月
十日諸孤將奉公柩以合葬貽書于某以行述為請某
不才敢當此筆然受知于公既三紀矣某亦知公最詳

公之篤學精思胸中富有取之不窮發于事業煒然可紀立朝大節始終無玷固某之所心服也尚安敢辭乃詳著其實而敬授之以備太史氏之采擇謹狀



絜齋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絮齋集卷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_臣初喬齡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高中

謄錄監生_臣萬朝宗

欽定四庫全書

繫齋集卷十四

宋 袁燮 撰

行狀

秘閣修撰黃公行狀

公諱肇字子邁其先婺州金華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寧樂其土俗因徙居焉分寧之四世孫朝散大夫諱湜以儒學奮一門兄弟共學于修水上芝臺書院

道義相磨才華競爽時人謂之十龍後登第者彊半朝
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朝
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諱廉熙寧元豐間屢將使指
體量京東河決活饑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
中贈少師妣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渙之
女大父諱叔教政和中將漕河朔疏廉訪使者李滋之
姦于朝黥隸衡陽時論快之紹興中為戶部尚書徽猷
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妣秦國魏國夫人皆李氏

元配尚書常之女繼室郎中莘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王者是也考諱彰守袁永吉三州皆有惠政官朝請大夫贈通奉大夫妣碩人夏氏九江使君倪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既生長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聞家耳目所接典刑猶在清標勝韻自然逸羣讀書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通奉公郊恩補將仕郎未幾丁外艱執喪以毀瘠聞既即吉哀慕不衰再閱歲始以易試銓曹占高

等時戶曹闕筠最近吉倍之公應得筠或言親老且貧
不堪淹久幸遜我公與之非雅故欣然許之即改注吉
部胥相顧駭曰聞有急近次而爭者矣未聞有遜人者
未上丁太夫人憂服除主吉之龍泉簿吉大邦田租之
輸累巨萬計姦弊總總郡檄公莅之始至吏或密請使
令公瞪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前此有吞其飲器之餌
拱手聽所為莫敢誰何者一日復請公數之曰爾謂我
不知耶吾忍而不發不欲暴前官之短爾亟去無污我

遂罷遣之擇愿吏平槩量除常歲多取之虐人情大悅
會邑長病不任治劇郡俾兼領公敬長如舊事必咨焉
宰感悅歲餘以憂去公竟攝之葺學宮增弟子員立程
蔡呂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建梯雲橋民不病涉創大
豐陂溉田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千畝山九百畝
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番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
防周密遂為長利侍郎孫公逢吉深歎美之為識其事
以誌來者嘗出見民有空舍老嫗卧其下旁無一物屋

猶堅壯心疑焉使人問故婦曰兒賈人將鬻此廬以就婦舍嫗弗忍也甘此獨卧公驚歎曰詎有此風耶立逮其二子俱來一窶且瘁一壯而悍者賈人也公曰此豈待拷掠而得其情哉欲置之法嫗以天性之愛祈免甚苦賈人亦痛自刻責請後不敢公因其機而訓飭之母子于是不睽寺簿劉公清之以比古循吏篤于風教者因贈行述其事于詩以美之再調汀州連城令創邑纔六十年介萬山中民俗獷戾一語不相能即挾刃相向

縣以包鹽為課北園悍甚稍追呼之羣聚發矢石官莫能制公曰豈有具耳目為人而不可以善化者也乃出版教諭之曰汝內郡良民非居八荒之外者負固若此如王法何令尹甫到官吏首言汝鄉不輸官物不請包鹽官一繩以法令尹弗忍是用誨汝其自今盡去舊習輸租以時請鹽以額縣不汝逮且率先者賞民喜更相語曰今令尹不我棄善教我矣是吾父也父可捍乎獨可澄者實為首惡公請于郡治之如法自是無梗政者

大修學政增益棟宇厚給生徒屬尉薛士穎以訓導而時時躬勉勵之視龍泉有加焉士知向風始有預計偕者縣圃有松老而連理公名之曰義松取先太史翊真觀義松之作圖而刻之邑人歌誦謂公德政所召龍泉及是邑皆立祠以奉焉改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近輔劇邑多貴臣大姓素難治平心處之既不肯吐剛茹柔以自欺亦不專抑強扶弱以自異巨室有訟理不直而以私請一斷以法僧為惡少所誣脅取財物無以自明

立伸其枉催科甚寬而信寬故民力可辦信故期會不
可違公私兩便足為世法女巫遊仙夫人者誑惑寓公
達于官府公判其牒云信巫不信鑒此愚俗之病衣冠
右族豈宜淪胥淫祠不毀蠹民益甚迺杖其人而盡取
其土木偶投洪流中及其他挾邪術惑民聽者一切蕩
刷無遺類巫風遂息既解印貧尼其歸僦居郡治之側
吳興士大夫敬之不替客或過之曰為邑者幸而終更
恨去不速惡人之厲已也今公寓是邑而邦人加敬則

必有道矣公曰吾滯于此囊無餘貲耳豈意得此于茗
雪之人乎部使者交薦有旨堂察尋幹辦諸軍審計司
公之為邑也每惠民有艱厄力不能贍及是面對首言
祖宗盛時京師有福田院諸路有廣惠倉愛惜生靈恩
深澤厚薄乎天淵今州縣煎熬素無餘羨金穀出入悉
有成數其或水旱間作疫癘流行雖有良吏盡心力而
為之所及幾何甚非陛下愛養元元之意竊見州縣多
沒人之產非豪強請佃則形勢侵冒時或鬻之欺弊萬

端黠胥納賄寢成乾沒于公家何補謂宜根括諸路凡未鬻之田與相繼沒入者別為一籍許見佃及旁近良民之願耕者各貳其鄉斗斛輸租為歲災之備病者有以醫療死者有以塋埋責守倅令丞掌之如常平法時論躉之遷軍器監主簿轉為丞又遷司農寺丞武臣有部綱無折閱者吏不與批書及鈔反以法不得部運抑之公言于長曰上官不察役使下位彼安敢辭事幸而集顧以為罪可乎長深然之即日給鈔且為申明使得

霑賞時詔許百官上封事公言前後臣僚奏陳多切于今日者言而不行行而不力雖日有總章之訪無益也不若行其所未行力行其所已行則政治有日新之功而太平之基立矣遷大宗正丞莅職之日吏以知宗已施行事請同書之公曰官必有屬正欲詳輕重度可否而後白長官行之法也惜不知何事而苟焉書之可乎曰例如此爾公曰審如是一知宗足矣何以丞為吏不能對自是事必先白攝司封郎官朝旨委糴米三十萬

經畫有方未三旬而足居數月除大理正兼官仍舊公
言故事未有以理官兼他職者力請補外除浙西提舉
常平茶鹽事陞辭乞取百司省記條付敕令所刪修可
行者明著之令不然者去之母存此名以惠姦吏上可
之既至官建請僧牒五百易緡錢四十萬糴米十七萬
有奇以備歉歲謂義倉所儲不應混于省倉則為甲乙
歷頒給所部日入米若干謹書而別貯之母得侵用謂
浙右鹽本不足貫于亭戶商人輸錢而後償之平居無

以自給私鬻者衆則多方經營務殖其本先期給之謂
鹽場闕官法許兼攝勞無賞虧有罰非所以勸請計其
日月推賞與正員等遂著于令時陳便宜者或請斷諸
港以絕私販朝廷施行之公言浙西支流甚衆小人競
利朝禁暮撤私鬻未戢而日治撤防之罪祇益其擾命
工圖寫曲折力為廟堂言之乃止役法不均民多囂訟
公諭令丞實具物力高下參以歇役久近聚廳定差後
有訴不當而果然者令丞坐之置東西義阡以收遺骸

創居養院以處孤老廢疾仍嚴不舉子之禁滿歲召為
郎中入見乞增減鹽額其說曰鹽課之虧由未明變通
之法而已因產多寡立額輕重祖宗之意夫豈不善然
歲月既久風濤不常斥鹵之地亦隨而轉產有增損之
殊官守一定之額故有增于舊而額尚低者亦有損于
舊而額猶高者低者其額易足鹽雖有餘官難強買往
往以私自售高者其額難及不足則有罪私販亦有罪
等罪爾孰若私販之為利官課闕失職此之由且以浙

西言之臨安巖門錢塘仁和等處歲增數及七八分常受增秩之賞嘉興之下砂砂腰青村等處歲虧數及九釐常受衝替之罰豈受賞者皆能吏而被罰者皆庸才地之所產今昔不同而法之變通或未之思爾臣愚欲乞行下諸路提監司取各場歲帳就與推排十五年内皆增取其中數立為定額十五年内皆虧念其難辦特與量減取彼有餘補此不足誠為均一臣又嘗觀江淮守令亦有如此增減者若推排無私陞降得實則諸場

無課額不均之患官司無賞罰不當之失遷吏部郎中
有以鬻爵得官援十二年減舉主改秩者吏得所欲請
與之公曰是別有條欲減舉員倍其年可也其精明類
此除樞密院檢詳踰月兼都承旨時邊事繁興盜權者
欲引公自助公不然之遂大與忤密院施行皆由吏出
公曰吾豈可復在此位耶力求去以為右司郎中尋將
指江壩賑濟流徙至金陵閱寺觀中僵尸枕籍存者僅
有餘息而來者累累未已公蹙然曰是救焚之時曾子

固河北救災議可行也先是朝旨人日給米二升錢二
十公與留守徐侍郎誼計之曰是以勺水救涸轍可濡
頃刻不可以活請口多者月給之寡者併兩月給徐公
恐無以繼公曰不然日給之彼終日纔仰此為哺所及
微矣併與之彼得以展轉自營不猶愈乎會副樞丘公
崇赴鎮公迎謂之曰紓一旦之急將命者之責還定安
集之政在制閫矣丘公異其言屏騎從至館寓促膝語
甚久公因勸以收集潰卒等事丘公然之使還屬時更

化朝論知公植立之正仍為宰掾嘗白當路四方奏報
稽留何以責稟令者今輦下死囚俟報或幾年不下况
遠方乎于是以公兼左司公念省司繁重日力不逮率
以清夜端居靜室秉燭炷香躬閱獄案默禱之曰若有
冤當使我心目豁然盡得其情至操擬筆則又曰汝當
死矣其信然否取案再閱之猶幸其可生也至事干名
教亦不苟貸一婦人欲殺其夫毒所饋羹夫未及食他
人索之婦不敢言竟以此斃獄上以無意于殺得不死

公曰此人之死雖非婦意獨不欲死其夫乎茲不可赦之大者卒論殺之遷大府少卿未浹旬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始修好以為接伴使舊例前期一月被命得以參攷故實講求典禮時迺初使且趨行甚急或謂公何以應之曰吾應之以理而已既至都梁兵革始息饑民滿野傾囊中齎易鐵錢分給之北使踰淮以錫燕撤樂疑不即赴官屬不知所出公諭之曰本朝成肅皇后几筵未撤皇帝未即吉國樂未舉非有他也且

北使值國諱日猶不預宴況于國卹重輕較然尚何疑乎北使矍然聽命遂伴至京口道千秋橋歸正人之子陳享者遮道疾呼稱歸朝人北使欲與之語未及也比入館將命者以為言公曰適輿中所見一病風狂夫爾驚動信使皇恐官府已懲治之曰非為此也承命而來謂用兵時恐國人有軼于南者因令體訪今斯人有歸朝之語故欲面叩之爾公曰此非送伴所敢預聞朝廷盡索北人發還已竟假有存者拘轄必嚴詎容輒出其

非俘掠明甚國信必欲見之當以聞于朝獲旨而後可
其人語塞求一紙道所以然歸以為驗公令述其事付
之詞約指明聞者自屈廟堂加敬愛焉有武臣自陳求
路鈴者閱其資歷雖已更數任而居官任職實不過一
攷公曰此乃以計取朝廷名器者兵鈴可遽得耶亟令
赴部注合入闕錢塘富人錢氏子詣省援例乞書填叔
父輸粟軍前所給綾紙同列將從之公不許曰是有可
疑他人為請甚力卒不許後一時授官者例以偽獲罪

而是子以不書填也獨免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判官
尋陞副愛惜財物一不輕用惟救民病卹死喪無所靳
嘗因護客見挽絆者踣冰雪中深念之及是應辦為置
絮衲別給雨具而厚與之糧自都至京口令所部郡邑
覓挽路人不知泥滑之苦金使見亦嗟嘆遷大府卿寺
事多隸版曹惟和劑局專領往時藥物取諸雜買場不
即與直商人憚與官市故藥多闕闕而求之其價輒倍
公乃命場吏有以藥售者亟齎錢楮與偕來吾面給之

商人庸至率得平直廟堂喜曰使居官者皆如黃卿之
為何事不辦每歲頒藥兩總所至局如中都官吏供億
徒有重費請從本司自遣人至彼鬻之歸其直于局朝
廷從之太府司農二寺軍器將作監歲久頽毀公建議
勿葺而徙諸韓氏故居又遷和劑局與外府鄰以便檢
覈焉輪對稱今兵革重費之餘朝廷日夜所憂莫急于
治財而財所從出未有不取諸民者今日民力豈可復
困要莫如省費一費省則一利積朝廷及州縣冗費皆

省則在在有積矣又言春秋傳記楚子入郢以城惡而潰比者維揚襄陽城守不可犯全椒儀真蹂踐于金可以為鑒故修城為當今急務而議者必謂大費非今所堪臣觀漢世役民多取諸有罪者今黥卒布天下用以修築毋責成于一切而使後人續之秩滿具數來上自此天下皆堅城矣上施行之公屢請補外朝廷雖黽勉聽去而猶未許就闕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提刑趣之就道加祕閣修撰以寵之北方俶擾使不時至浮言扇

動富商有束擔理施而他之者公迺治圃修橋示以閒暇而內謹防範人情按堵隆冬冰淮千夫撞之僅能移篙公因巡歷疏決有為人誣愬而反繫其父子者有誣以私販沒入財賄而猶桎梏者有罪不至甚而踰年不決者人人閱實又相視築滌陽城遂感寒疾及遷治所楮令方新民間閉市公猶力疾慰安閭巷出鐵錢收舊券發倉實平糴價列肆旋復百姓益喜而公病深矣嘉定四年正月十日竟至大故壽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請

郎淮人老幼出涕元夕舉市無鼓吹聲連城之民思其遺愛聚哭于所奉祠下而又奠于臨川此足以知其至誠感人有不可解于心者矣宜人徐氏朝請大夫鄼之女子三人壻迪功郎監鎮江府都酒務崖將以遺澤補官坡先六年卒女三人長適修職郎新岳州華容縣尉洪慥先公卒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燕季子次適承直郎監池州城下稅務王挺孫男女各一人諸孤將以七年某月某日奉公之柩塋于撫州臨川縣天堂

之麓公資性篤實用心于內不汲汲于榮祿初試吏時侍郎劉公頴持節江介諷公達意于帥樞王公藺同薦其才公恥自媒而止後為列院參政婁公時為同舍見公造請希閭深愛重焉及丞戎監同列有貴家子阿附權要語公曰人之所趨不得不趨第俛首一見美官立可得公正色曰君可往某則不可觀風浙右之日有蘓師孟者夤緣師旦補官占一卒養私馬于官廐公曰是敢爾耶沒入之黥其黨親為吏而犯法者師旦雖含怒

公弗顧也方羣陰用事則介然自持及公道復開亦恬然無愧名流以是推之每謂公若不限以科第豈容我輩獨在臺閣公曰假令某以科第進亦必不在臺閣居朝列十三年循序而陞未始超越故制詞有云安于平進澹然無營起居王舍人介稱其明白洞達禮部倪尚書思以先太史勉之深感其言服膺無數謂子弟曰先太史名播海內而官不過員郎位不過著作今吾德業未充而祿位過之豈不有愧汝等但宜篤志力學毋更

求過入于侈靡其有定分者分寸不可彊枉尺直尋徒喪所守爾公之立身垂訓大槩若此尤隆于友愛兄將之官夷陵未至而沒于荆南子幼喪不能歸公馳赴之經大澤中迷失道問關久之始得草廬宿焉或告曰虎方食人而去瀕于殆矣而無他虞若有相之者既達江陵復走數百里從親舊假貸諸公多其誼爭餽之躬護旅櫬挈其家而歸既畢窀穸餘助昏嫁族黨姻戚急難之際鰥寡孤獨之家分俸給之有捐數百金者家藏山

谷與族弟靖民判官帖謂吾儕所以衣冠而仕者豈已
力哉皆高曾以來積累所致冲和之氣偶在此一支爾
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鞏墳未嘗不愧汗也常誦斯語
而敬行之又摘冲和二字求東宮大書以名其堂攻愧
參政樓公記之生平不治產業惟法書名畫古器物是
好一日得山谷帖數十卷直千金傾橐而償之對客卷
舒津津喜見眉睫曰吾不貧矣又樂與名勝燕集不計
費故其家屢空士人或獻詩云官大屢持節家貧猶典

衣公曰此子善形容我者家藏書萬餘卷縱觀博采苟
片言有可取亦誦味不休詩律字體大略祖述山谷而
時出新意自成一家大字尤奇壯東宮欲見之書中庸
大學以獻既覽之喜錫賚良厚其所稱舉皆當世佳士
中書舍人陳公希點嘗稱仁和丞老成練達為求表薦
既許之矣會陳公卒有欲攘之者公曰吾豈可以生死
貳其心哉卒如初諾風規秀整進止安詳朝會立大廷
中紳綏屬目嘗于夢寐中與神人問答皆達生語其少

也夢游大官府丹碧晃耀與塵世殊金書淮南二大字
高揭其上戊辰之歲護客維揚仰視所揭適與夢符歎
曰人生萬事莫非前定今日驅馳王事乃兆于四十年
前之夢信不偶然將漕于淮竟此易簣是豈真有數耶
年不配德飛不盡翰賢士大夫皆傷惜之雜著二十卷
介軒詩詞三十卷藏于家某頃充員樞屬公為檢正率
數日一見見即傾倒磨切講貫之益深契此心後官臨
川二子護喪還里追念疇昔令人賈涕二子屬狀其行

顧惟荒陋未敢許葬有日不遠千里走介遺書具公行
已居官本末甚悉重以為請乃為之櫟括而敬授之于
以求銘必有能發揮盛美者謹狀

通判沈公行狀

曾祖開故不仕妣趙氏

祖子霖惠州博羅主簿妣應氏

父銖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母太孺人

孫氏

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世居定海中徙鄞自君之
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于仕進鄉里高其節考簽判府
君嘗聞道于焦先生授指伊洛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後
進皆師尊之而沈氏之門益大隆于教子諸子皆修飭
有聞而君尤偉特有大志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
專未嘗驚于末習既冠成人尤奮勵自強慨然有追蹤
古人主盟當世之心頗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
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

理自勝不類舉子語年二十四鄉舉第二明年監補第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于進修不主先入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為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至有頽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之為不可及者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為急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謔後來

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
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
敵短兵便為長技大可懼也聞者悚惕因君以交諸賢
五六年間朋從日盛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為
不朽計皆自君唱之乾道五年試藝南宮主文自汪公
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奏君名第二君忠義天挺勇不
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紹
興府上虞縣尉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

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于寢室之壁日省觀焉嬰兒之慕不忘其初深以嚴威儼恪為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君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父子自為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雖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桀黠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

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
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
反命毋敢蹉跎訪求版籍得之胥史家曰是政本也而
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鐫而藏諸榜其庫曰
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于宰
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
薦相屬固辭不受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調
揚州州學教授未上除太學錄時淳熙八年春也自成

均造士寢失古意官其間者率皆安靜養名少所設施
賓接有時物情頗隔君始至則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
不以蚤暮遂欲整齊宿弊稍修教養法士爭歸之而長
官始不樂矣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于試拔其
尤者使職于學君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君持議如初
會攷試殿廬唱第之日有司俟命于廷壽皇熟視偉君
遣中貴人詢名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君居官匪
懈以風切其餘忌者滋多君介然自若或謂君姑安而

職何行道為君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
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
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不知者以為訕已相
與媒孽其言紛紛御史惑焉遂論君與長官爭議非安
靜者宜少抑之養其器業異時拔用未晚君方會食監
中間命不驚食罷夷然叙別而出謂其友曰吾豈不知
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為
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有旨補外得高

郵教官闕明年丁簽判公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
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帥屬少事
同列頗以閒冷自逸君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
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閤案牘如處要職下至場
務宿弊悉革去之作永元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
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為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
如安乎亟言于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為修奉官君復
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

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帥去官君亦辭修奉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並緣為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按堵是歲旱荒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賑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為學官人物甚偉者乎

將召用之媚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既家居矣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且因用君名作為黨論復列其圖為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己不與焉而謂君為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善類素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于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為

屈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于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該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家故清貧敝廬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曰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即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

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廩約自守意氣軒豁未嘗有悴色
口不言貧不知君者雖謂之不貧可也奉母謹甚左右
無違日進甘脆間為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
率妻孥撫養孤妣恩意隆洽略無少間故人孤女窶甚
聘以為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鄉
間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者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
惠浹窮乏其稱甚美乃請于鄉老鄉大夫為之表倡二
公欣然意合果于集事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

君不憚勞苦告諭諄諄誠意孚格樂助者甚衆未幾得
田數百畝儲峙有所職掌有人出納有法母苟求母徇
私必核其實品量多寡用而不置有餘益市膏腴愈久
愈多其惠愈博鄉人義之咸曰此無窮利也規約甫立
而君則病矣病日侵猶自整厲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
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嘆嗚呼可哀也已得年五十
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于寓舍十二月丁酉葬于縣
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配楊氏祔焉楊氏有賢行

順于舅姑和于娣姒叔妹而相夫子以禮甚柔而正時
有規切語君每謂之良友卒于淳熙己亥之歲君深悼
之擇可為繼室者難其人吏部郎中豐公誼清敏之孫
能世其家者故與君相知深曰吾長女可配君子遂以
歸之子男四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鉞次許
嫁呂喬年餘幼自君之沒朋友親故哭之皆慟四方賢
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為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攷其
平生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

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聳顏俗使時
見用必能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為世砥
柱亦可謂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
德駁駁焉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
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嗜學如飢渴攷察精密其為言
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
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
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

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弘者殆庶幾乎篤愛其親以
曾子為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謹為家傳沈氏其未艾
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游太學亦然嘗作
詩箴其友曰為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
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史
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
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
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廣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

之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沈于下位而聲名流
于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
其可敬也夫諸孤將求銘以詒之無窮故為之叙述其
本末雖無能發明要摭實非溢美貴其可信而已惟當
世篤論君子擇焉謹狀

絜齋集卷十四